

《举鼎观画》

(一名：《双狮图》)

主要角色

徐策：老生

薛蛟：小生

书童：丑

情节

唐武则天时，薛刚闯祸，满门抄斩。薛刚逃出，占据寒山，积粮招兵，为报复之计。时薛刚兄薛猛，被武三思全家诛戮。有儿薛蛟，尚在襁褓，亦将受戮。薛猛有至友徐策，服官在朝。闻信后，往法场祭之，暗将己儿藏之金斗，换出薛蛟，以留薛门后裔。行刑时徐策子被狂风吹去。迨薛蛟年长，臂力过人，徐策亦拜相。一日徐策往朝堂，薛蛟与书童至门外，将石狮举起戏玩。适徐策回府，见狮易处，问书童，知薛蛟所为，乃唤薛蛟入祖先堂，观薛家被难图。薛蛟莫明其故。徐策为细讲当日冤情，声明薛蛟并非亲生子，实薛门后裔。薛蛟闻言大哭，誓必报仇。徐策乃修书付薛蛟，嘱至寒山助叔报仇。

注释

京剧脚本，初时悉本乱弹。自京津以及皖汴汉越江湖各班，无不翕然宗之。虽腔调或异，而曲本则遵守前规，南北若合一契。自山陕班入京，分得一席之地，积渐而盛行于南省。近且江湖班中，亦皆京腔秦腔夹杂演唱，于是乱弹之藩篱尽破，而一戏遂有两脚本矣。如《南天门·曹福登仙》、《汾河湾·仁贵回窑》、《玉堂春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忠孝图》等，不一而足。才外则辗转相授，口传或误。旋经名伶窜改订定，因此亦不免稍有异同。此剧本已见诸第一册中，因其前数场稍有歧异处，故特再觅得叫天、鸿声两名伶所唱之真本，亟为披露，以饷读者。当亦研究戏学诸君所急欲一观者乎？

根据《戏考》第二十三册整理

【第一场】

(薛蛟上。)

薛蛟 (引子) 幼习兵书，论韬略，盖世称奇。
(念) 甘罗十二，存孝轻年。男儿志量，义勇为先。
(白) 俺，徐忠。爹爹徐策，大唐驾前为臣，官拜当朝首相。今日上朝未归，是我在书房之中，闷闷不乐。不免将书童唤出，想一玩耍。书童哪里？书童快来！

(书童上。)

书童 (白) 啊哈！
(念) 闻听叫书童，两腿走如风。人人惧怕我，我怕大相公。
(白) 大相公在上，书童丢揖。
薛蛟 (白) 人人都道是作揖，你怎说是“丢揖”？
书童 (白) 是你呐，不知道。想我要与人家作上一个揖，人家必定还我一个揖。是两般本儿。我与你呐，作上一个揖，你可就好有一比：
薛蛟 (白) 比作何来？
书童 (白) 好比长虫吞扁担。
薛蛟 (白) 此话怎讲？
书童 (白) 就是直腰受啦！岂不是“丢揖”吗？
薛蛟 (白) 还是“作揖”。
书童 (白) “作揖”就“作揖”。我说你呐，把我给挫弄出来，有何屁放？
薛蛟 (白) 噯，“有何话讲”！
书童 (白) 不错。是“有何话讲”？
薛蛟 (白) 是我今日，在书房之中，闷闷不乐。将你唤将出来，想一顽耍。
书童 (白) 要顽耍？容易！咱们放屁崩土坑玩？
薛蛟 (白) 不好！
书童 (白) 咱们撒溺和泥玩？

薛蛟 (白) 也不好。太不干净。

书童 (白) 上河里掏家雀?

薛蛟 (白) 不好!

书童 (白) 上树上摸泥鳅?

薛蛟 (白) 越发地胡说了! 你我倒不如去到府门外, 顽耍顽耍。

书童 (白) 相爷回来, 何人担待?

薛蛟 (白) 有我担待!

书童 (白) 有你能担待, 我可就不怕啦!

薛蛟 (白) 如此, 书童带路!

书童 (白) 咋!

薛蛟 (二黄慢板) 秦甘罗一十二身为相品,
三国中周公瑾少年领兵。
似这等大英雄少年英俊,
到如今传天下青史留名。
我的父在朝中官居一品,
我定要立功勋力学古人。
叫书童你与我忙把路引,
来到了府门外细看分明。

书童 (白) 到了, 到了。你呐看这府门外, 豁亮不豁亮?

薛蛟 (白) 我且问你, 这府门外, 一对玉石狮子, 哪里来的?

书童 (白) 这可是小孩儿没有娘——提起来话儿长。这是外国进贡给万岁爷的, 万岁爷因为咱们相爷在朝有功, 可就赐给咱们相爷啦。因此就设列在府门以外。

薛蛟 (白) 但不知重有多少?

书童 (白) 要问有多重? 这一个, 重五百斤。

薛蛟 (白) 这一个呢?

书童 (白) 五百斤零四两。

薛蛟 (白) 为何多了四两?

书童 (白) 这个裆里, 有一段香肠, 两个燻鸡蛋。他多着三件, 所以重四两。

薛蛟 (白) 我看这对狮子, 倒想起一辈古人来了。要学古人举鼎的故事。

书童 (白) 要学举鼎? 好的很! 谁为举子, 谁作考试官呐?

薛蛟 (白) 自然你的举子, 我做考试官。

书童 (白) 好。那么着, 就请你传令吧。

薛蛟 (白) 呔! 下面听者: 府门以外, 有玉石金球毬一对。若有人举得起, 放得下, 高官任作, 骏马任骑!

书童 (白) 咱领法旨。
(书童推狮。)

书童 (白) 回大相公的话, 它的力气大, 拿我不动!

薛蛟 (白) 敢么是你拿它不起?

书童 (白) 对啦! 正是我拿它不起。

薛蛟 (白) 无用的奴才! 你来作考试官, 我来当举子。

书童 (白) 呔! 下面听者: 府门外, 有玉石金毬一对。若有人高高举起, 轻轻放下, 高官任作, 红头骡子, 谁爱骑谁骑!

薛蛟 (白) 俺, 来也!
(二黄摇板) 昔日有个伍子胥,
临潼会上美名题。
双手举鼎无人敌,
各国不敢逞凶威。
我今运动千钧力,

(薛蛟脱褶子, 举双狮子。)

薛蛟 (二黄摇板) 要学古人把名题!
(薛蛟三笑。内喊声。)

书童 (白) 了不得啦! 相爷回来了!
(薛蛟放狮子跑下, 书童随下。四青袍、家院同上, 徐策上。)

徐策 (二黄原板) 朝罢了圣主爷转回府门，
见狮子并一处所为何情？
(白) 家院，今日何人值日？
家院 (白) 今日门官告假，书童代管。
徐策 (白) 唤书童。
家院 (白) 书童走上！
(书童上。)

书童 (白) 忽听相爷来呼唤，必定狮子犯了案。
参见相爷！
徐策 (白) 今日可是你值日么？
书童 (白) 今日门官告假，小子代管。
徐策 (白) 我且问你：府门外玉石狮子一对，缘何并在一处？
书童 (白) 相爷有所不知：今早起相爷上了朝啦，是小子在府门外，看见满地灰土，是我
拿了一把笤帚，我要打扫打扫府门口儿。不料我不留神，随手东一笤帚，西一
笤帚，可就把两个狮子，扫到一处了。
徐策 (白) 哦？是你并在一处的么？
书童 (白) 正是。
徐策 (白) 好。与我仍分两边。
书童 (白) 咋！
(书童推狮子，做听话式。)

书童 (白) 启禀相爷，狮子它说了话啦！
徐策 (白) 狮子还会讲话？它讲些什么？
书童 (白) 它说：狮子分雌雄，每日列西东。今日到一处，分开万不能。
徐策 (白) 胡说！来，掌嘴！
书童 (白) 回相爷的话：狮子是我家大相公并在一处的。
徐策 (白) 是你家大相公并在一处的么？
书童 (白) 是。
徐策 (白) 唤你家大相公前来见我。
书童 (白) 有请大相公！
(薛蛟上。)

薛蛟 (念) 正在府门抛绣球，爹爹回来没兴头。
书童 (念) 有兴头，没兴头，相爷回来问根由。
(白) 不好了，狮子犯了案啦！相爷叫你呐！
薛蛟 (白) 你就说我不在书房。
书童 (白) 哦。大相公说啦，他不在书房。
徐策 (白) 胡说！打嘴！
书童 (白) 本来不像话嘛！大相公，
(薛蛟上。)

薛蛟 (白) 何事吓？
书童 (白) 不行！搪塞不过。你只管上前去见他，看我眼色行事便了。
薛蛟 (白) 爹爹在上，孩儿叩见！
徐策 (白) 罢了。一旁坐下。
薛蛟 (白) 谢坐。爹爹唤孩儿出来，有何训教？
徐策 (白) 为父今日下得朝来，见府门外，玉石狮子一对，缘何并在一处？
薛蛟 (白) 只因爹爹今日上朝未回，孩儿在书房……
(书童歪嘴，徐策看。)

徐策 (白) 这做什么？
书童 (白) 抽歪嘴疯呐！
徐策 (白) 就该掌嘴！
(书童退。)

徐策 (白) 我儿讲来。
薛蛟 (白) 孩儿在书房之中闷闷不乐，到府门口顽耍……
家院 (白) 书童摆手！

徐策 (白) 这又做什么?
 书童 (白) 抽指甲疯呐!
 徐策 (白) 打手!
 书童 (白) 好啦!
 徐策 (白) 还不滚了下去!
 书童 (白) 是! 我也管不了啦!
 (书童下。)

徐策 (白) 我儿慢慢讲来。
 薛蛟 (白) 孩儿要到府门顽耍。见府门以外, 有玉石狮子一对。孩儿想起一辈古人来了。
 徐策 (白) 哪一辈古人?
 薛蛟 (白) 想起伍子胥举鼎的故事, 因此将狮子举起。不料爹爹下朝回来, 孩儿一时分之不及, 故尔并在一处。望祈爹爹饶恕。
 徐策 (白) 是我儿并在一处的么?
 薛蛟 (白) 正是。
 徐策 (白) 为父的不信。
 薛蛟 (白) 孩儿还能仍分两边。
 徐策 (白) 如此当面试来, 要小心了。
 薛蛟 (白) 儿遵命。
 (二黄摇板) 堂前领了爹爹命,
 要把狮子两离分。
 二次举鼎威风凛,
 (薛蛟举狮子, 分左右, 拉式。)

薛蛟 (二黄摇板) 项羽乌骓岂算能?
 徐策 (笑) 吓, 哈哈哈哈哈!
 (二黄散板) 这父是英雄儿好汉,
 强将手下无弱兵。
 张泰贼就是儿对头到,
 薛家有出了报仇人!

徐策 (白) 吾儿自从长大成人, 还未曾拜过祖先。今日随为父前去一祭。
 薛蛟 (白) 孩儿遵命。
 徐策 (白) 家院, 打扫祖先堂。附耳上来……
 (家院下。)

徐策 (白) 儿吓, 随为父的来呀! 哈哈哈哈哈!
 (徐策、薛蛟同下。书童上, 双手拿狮子。)

书童 (白) 我单不信, 我就拿不动你啦!
 (书童下。)

【第二场】

(家院上, 打扫。)

家院 (白) 请相爷。
 (徐策引薛蛟同上, 徐策拜。)

徐策 (白) 我儿向前拜过, 要多拜上几拜。
 (薛蛟拜, 坐。院子献茶, 薛蛟看画图。)

薛蛟 (白) 吓, 爹爹, 想我家世代文职官员, 为何悬挂这武将的真容?
 徐策 (白) 我儿哪里知道。只因有一家忠良, 被朝中奸臣陷害。全家论斩, 后辈无人。为父与他家交厚, 不忍他断绝香烟, 故尔与他代祭祖先。
 薛蛟 (白) 原来如此。吓, 爹爹。这头一排, 有一员小将: 头戴炼银盔, 身穿白铠甲, 跨下白龙战马, 手持方天画戟, 威风凛凛。他是何人?
 徐策 (白) 此人姓薛名礼, 字表仁贵, 乃山西绛州龙门县人氏。此人英雄盖世, 武艺超群。保定唐王, 跨海征东。有十大汗马功劳, 到后来官封平辽王之位。
 薛蛟 (白) 平辽王之位?
 徐策 (白) 平辽王之位。

薛蛟 (白) 这第二排，有一男一女，身穿大红。他是何人？

徐策 (白) 他乃是仁贵之子，名唤丁山。那旁樊氏梨花。夫妻二人，保定唐王，征西有功。到后来，官封两辽王之职。

薛蛟 (白) 第三排，又有一男一女，有尸无头。他是何人？

徐策 (白) 此乃是丁山之长子，名唤薛猛，那旁就是双刀马氏夫人。他二人镇守阳湖，为奸臣所害，斩首金街。故尔有尸无首。

薛蛟 (白) 那旁有一黑脸大汉，手执大棍，站在一旁发笑。他又是何人呢？

徐策 (白) 黑汉在哪里？黑汉在哪里？好你个大胆的黑汉，惹下滔天大祸，还不逃生？擅敢在此发笑？

薛蛟 (白) 吓，爹爹。见了黑汉，为何这般地动气？

徐策 (白) 那黑汉，乃是丁山之三子，名唤薛刚。他吃酒行凶，打伤了人命。全家被害，俱是他一人所招，叫为父见了，是怎的不恼？是怎的不气？

薛蛟 (白) 本来可气。吓，爹爹。那下面有一婴孩，不知身犯何罪，为何腰铡三节？

徐策 (白) 那小孩童么？虽然是腰铡三节，他并不曾死！

薛蛟 (白) 爹爹为何说起呆话来了？

徐策 (白) 何谓呆话？

薛蛟 (白) 那小孩童，既然腰铡三节，他是怎得不死？

徐策 (白) 我儿有所不知。只因有一家忠良，与他薛门交好，将他自己亲生的儿子，在法场之上替换下来，抱到家中扶养成成人。因而此子，他还在。

薛蛟 (白) 但不知此子，有多大年纪？

徐策 (白) 我儿站起来。

(薛蛟站立，坐。)

徐策 (白) 与我儿般长般大。

薛蛟 (白) 但不知他的武艺如何？

徐策 (白) 他的武艺么？他能力举千斤。

薛蛟 (白) 既能力举千斤，他为何不与他父母报仇？

徐策 (白) 常言道得好：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他总然有血海的冤仇，他一人是怎能得报？

薛蛟 (白) 这有何难？爹爹将此子，着人唤他，进得府来，孩儿与他八拜结交，替他代报冤仇。

徐策 (白) 呀呀呸！你自己有血海的冤仇，尚未报得，还要替人家报得什么冤仇？

薛蛟 (白) 孩儿前堂有父，后堂有母。慢说无有冤仇，若有冤仇，孩儿即刻就报。

徐策 (白) 你道你前堂有父，后堂有母。慢说无有冤仇，若有冤仇，即刻就报。可惜你不是我的亲……

薛蛟 (白) 亲什么？

徐策 (白) 嗳！为父下得朝来，饮了几杯水酒，言语颠倒。你快快南学攻书去吧。

薛蛟 (白) 爹爹说明此言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孩儿就碰死在此地！

徐策 (二黄导板) 未开言不由人珠泪难忍，

(三叫头) 徐忠，我儿，儿吓儿吓！

徐策 (回龙) 到如今才说明已往原因。

薛蛟 (白) 头一堂呢？

徐策 (二黄原板) 头一堂，儿的曾祖，姓薛名礼字表仁贵。保定了唐主爷立下功勋。

薛蛟 (白) 这第二堂，他是孩儿的何人？

徐策 (二黄原板) 第二堂儿祖父丁山元帅，樊江关又收了樊氏夫人。

薛蛟 (白) 这有尸无头二人，是儿的什么人？

徐策 (二黄原板) 有尸无有头，是儿的生身父母，

(薛蛟哭，跪拜。)

徐策 (二黄原板) 他夫妻被奸臣陷害丧生。

薛蛟 (白) 那黑汉是孩儿何人？

徐策 (二黄原板) 那黑汉是儿三叔父，都只为，进都城、逛花灯、吃醉酒、打伤人，连累了一家大小，一刀一个，一

个一刀，同受苦刑。
 薛蛟 (白) 那小孩童，腰铡三节，是谁家的儿子？
 徐策 (二黄原板) 腰铡三节是我的亲生儿子，
 薛蛟 (白) 但不知仇人是哪一个？
 徐策 (二黄摇板) 张泰贼就是儿的对头人！
 薛蛟 (二黄摇板) 听一言来怒气生，
 太阳头上冒火星。
 拔剑定要将贼斩，
 徐策 (白) 儿往哪里去？
 薛蛟 (二黄摇板) 要杀张泰把冤伸。
 徐策 (白) 我儿单丝不线，独木不林。你一人怎能报得了冤仇？
 薛蛟 (白) 难道就罢了不成么？
 徐策 (白) 现在儿三叔父，他夫妻二人，在韩山招兵聚将，屯粮买马。为父修书一封，去到那里搬兵求助，大功可成。
 薛蛟 (白) 如此，爹爹修书信。
 徐策 (白) 我儿换衣中。
 (薛蛟下。)
 徐策 (白) 家院，浓墨伺候。
 徐策 (二黄顶板) 说明了十七载的冤仇恨，
 血海冤仇要报明。
 老徐策在祖先堂上忙修书信，
 打发姣儿即刻登程。
 (起长槌锣鼓。)
 徐策 (二黄原板) 未曾提笔珠泪滚，
 拜上韩山三夫人。
 来者并不是别人等，
 他就是薛家后代根。
 他力举千斤威风凛凛，
 可以前去杀仇人。
 望夫人点动了人和马，
 血海冤仇要报清。
 一封书信重重封稳，
 (薛蛟上。)
 徐策 (二黄摇板) 我儿前去要小心。
 薛蛟 (二黄摇板) 用手接过一封信，
 去到韩山搬救兵。
 辞别爹爹出府门，
 徐策 (白) 转来。
 薛蛟 (二黄摇板) 爹爹有话快些云。
 徐策 (白) 我儿此番前去搬兵，不定是三年五载，才能回来。你来看，为父年迈。倘若是我二老下世，你必须去买上几文纸钱，去到坟前烧化。也不枉我二老抚养儿一场吓！
 薛蛟 (白) 如此说来，孩儿就不去了！
 徐策 (白) 为何不去？
 薛蛟 (白) 待等你二老黄金入柜，孩儿再报冤仇，也还不迟。
 徐策 (白) 你来看，为父虽然年迈，倒还康健。我儿报仇要紧。
 薛蛟 (白) 孩儿是不去了。
 徐策 (白) 你当真不去？
 薛蛟 (白) 当真不去！
 徐策 (白) 你果然不去？
 薛蛟 (白) 果然不去！
 徐策 (白) 如此为父就要打！
 薛蛟 (白) 打死孩儿也是不去了的。

徐策 (白) 暖唉！徐策呀，徐策，你好没来由！放着你自己亲生的儿子不来抚养，抚养人家的孩子，就是这等的倔强。倘若有我那金斗儿在，他焉敢如此？暖呀，我那金斗儿吓！

薛蛟 (白) 爹爹不必动怒，孩儿前去就是。

徐策 (白) 好！快快上马去罢！
(薛蛟上马。)

薛蛟 (哭头) 爹爹！我父！暖呀！
(薛蛟下。)

徐策 (白) 徐忠！薛蛟！暖暖暖！
(哭洒头) 我的儿吓！

徐策 (二黄摇板) 一见我儿上能行，
好似开弓放雕翎。
但愿得到韩山大兵接应，
冤冤相报杀仇人！

(徐策下。)
(完)